
目录 CONTENT

▶ 青年文学

董雨娇	逐日	/ 2
刘晴	午后	/ 4
苏伊诺	苔痕深处的年轮	/ 6
杨永康	春声漫过山水间，彼岸桃花铺满天	/ 8
伊泓豫	金刃医世相，墨痕烙骨枯 ——读《人生海海》有感	/ 10
陈锦泓	春说	/ 12
李圣宇	连理枝	/ 15
赵倚燦	杨柳情	/ 18
赵倚燦	时光的褶皱	/ 20
张金超	乐观豁达的游牧，跳荡的生机与诗意 ——读《我的阿勒泰》有感	/ 22
李锐芳	晴空——致远去的云彩和远走的飞鸟	/ 26
方言	湘水楚山入梦来	/ 28
李雨珂	故地书	/ 30
李恒仪	无冬之雪的思绪	/ 32
邓飞扬	木兰花笺	/ 34

1. 逐日

董雨娇

那是一条大河。

澎湃的河水从天边奔涌而来，不见首尾，继而又裹挟着泥沙一刻不停地向东奔腾远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太阳的光辉之下，大河的两岸芦苇浩荡，草木葳蕤，这是太阳给予大地的慷慨赠礼，是河水与土地之间的无声交换。

除去太阳与大地，再无知晓这条大河到底存在了多久，又默默见证了多少次生命的轮转与消亡。时间在它身上失去了意义，它只是一味地淌着，淌着，周而复始，不知疲倦。

直到夸父的到来。

他自遥远的东边奔跑而来，追逐着西进的太阳。此刻，他已追到了禺谷中。他抬眼看向天空，那炽热的光团里依稀可以见得一只神俊的金乌，它的第三只爪正慢慢地蜷起、向上：它正向西踱着。他毫无畏惧地直视这团金色的光芒，即使他的双瞳被光线刺痛；他毫不犹豫地迈出脚步，每落下一步，身后便有一个宽厚深邃的脚印深嵌入泥，向后蜿蜒绵亘。

越来越近了。现在他能看见金乌漆黑且富有光泽感的毛发，感受到皮肤传来的灼痛感。金乌

微微张着橘红色的喙，豆大的黑目静静地眺望着西边，渴望飞回那通天的扶桑枝上栖着，梳理被风吹杂的羽。

“前进……”

他舔了舔唇。烈阳的锋芒烘烤着大地，他本就不耐磨的草鞋在这场追逐战中破败不堪，大地滚热的温度炙烤着他的皮肤，他稳健的身形开始摇晃，步伐也略显迟钝。他的嘴唇泛白，唇上的皮肤皴裂脱落，喉咙干涩麻痒，消瘦坚毅的面容上满是汗珠，这是烈火灼烧的痛苦。

他口渴难耐，选择去寻找水源。他两步并作一步，焦躁地登上一座小山丘，然后看见了那条美丽充沛的大河。他拨开芦苇，芦花在他身后纷扬。他奔跑着，赤足踏出了一条通往河岸的小道。

他在岸边跪下来，用粗糙的双手抚摸着大地，虔诚亲吻了这生命的源泉，接着深吸一口气，大张着口，以摧枯拉朽之势用力地吞咽着。他听见河水湍急流动的声音，也听见了自己的胸膛中发出的激鸣，这是他的荣誉。

当最后一丝甘甜被他吞咽后，这条大河被

截断了。他抬起头，看见了这条大河现在的模样：褐色的河床镶着圆锐不一的石子，在阳光照耀之下闪烁着诡异的光芒。石头围聚的水洼之中，一些鱼蹦跳着，试图寻找失落的家园。他抹了抹湿润的嘴，又向西毅然迈进，继续朝着那梦幻般的光芒奔跑，追逐。

可这远远不够。越靠近那炽热的源头，热浪便增加一分。幸运的是，当热浪再一次猛烈地袭来时，他看见了北边的渭水。俯身狂饮后，他随手扯下几节芦苇，娴熟地编成草鞋，穿好后又继续向西奔进。

他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只知道自己的草鞋坏了又补，补了又坏。他的肌肉紧绷酸痛，膝盖磨得生疼，脚底一层又一层的老茧记录着他的路程。这当然很苦，但他只想抓住太阳，挑战太阳的光辉。

“轰隆——”

灼热，疼痛，干渴……夸父最终还是倒下了。但太阳依旧高悬于天空，炙烤着大地。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手杖向太阳掷去，但却落了个空，掉落在他的周围。他静静地躺在禹谷之中，身躯化为一座高山，那支手杖也延绵成漫山的桃树，哺育一众生灵。沧海桑田，当初断流的大河与渭水恢复了生机，又继续流转、交汇；时序更替，一条河流从高山之前蜿蜒而下，汇入那条美丽的大河，最后载着一河落花向东流去……

夸父始终未能触碰到那团耀眼的金轮，但他知道，追逐太阳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而那条大河，也将等待更多的追寻者。

责编 唐诗雨 熊瑜曦



QINGNIANBIANJIJU

2.午后

刘晴

我自认为是一个极度恋旧的人，闲来无事时总喜提笔落字。

于是总用到很多代称，不同的日期里通篇都是“她”。只有我知道，那些篇章里的她，无数个她，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我用手中的笔和匮乏的文字，绞尽脑汁地、拼命地甚至是贪婪地想去记住那些独一无二的她。我把她写进我的生活，并且总爱做这种站在未来把现在变成过去的想象。我以为我的文字会让她一直存在——在我迷茫的未来里。但未来的我知道，这不过是徒劳无功罢了。其实我一直都明白，无论如何，记忆都会变成那个遥远的午后，模糊不清。站在岸上的我再怎么看，望向的都是水中的影子。

那相机是否会有所不同呢？我们都满心欢喜地用相机记录下了宝贵的时刻，虽然时光冲不淡那些被记录下的画面，但是当若干年后，我们再回首这段时光，看着这些所谓的记录画面，你是否还能够想起当时的真实感受？你还会记得，当初拿起相机记录时的欣喜与小心翼翼吗？还会记得面对镜头时的那些小期许吗？似乎镜头留下的只是那些空白的画面，情感早已在不知不

觉中逝去。每一段经历在我们的脑海中都被时间渐渐冲淡，人们都说，这是人类保护自身大脑的一种自发途径。我们自以为找到了保留时光的方法，但是好像，人从来没有办法保留过去、过去的那个自己以及那份真挚热忱的情感。我常常在想，我是否太执着于曾经的我、曾经的回忆和那时的情感。但是，那些不同的我，都是独一无二的我。换种方式说，她们理所应当当地组成了现在的我。我就是那个她，她就是我，我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我或许还是一个胆小鬼。

我时常害怕——怕忘记最初的那个自己。我热爱文字，所以选择用这些看似冰冷的文字表达热忱的情感。我想，我的镜头应该也是滚烫而热烈的。但我发现，好像并非如此，因为我好像在变成一个逐渐冷漠自私的家伙——我开始难以共鸣那些曾经听到就会感动得稀里哗啦的故事，我开始对周遭的人与事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我开始……我本以为这是成长时每个人都会有有的变化。但是，当我再看到曾几何时偶然记录下的文字时，我忍

不住嘲笑：真荒谬。荒谬的是谁？是曾经的我吗？不，是现在的我。我好像变成了那个以前讨厌的自己。我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得不发生改变的，就像我不会再像从以前那样会因为第二天要去游乐园玩而激动得睡不着觉。所以，大人，都是冷漠自私的吗？偶尔刷到感人的视频时，那几滴眼泪又有几分真情几分实感？我的镜头，终究和我的文字一般，被岁月消磨，冷冰冰地、机械地记录下如行尸走肉般的画面。

但是我对记录依旧热爱着。我依旧笨拙地用文字和相机，记录下生活中的种种。每一段时光都会消逝，但是那些过去的我、我们，都在热烈地活着。在我把他们记录下来的瞬间，他们就永远地存在于这个世界。我相信在那些珍贵的画面里，我们都在其中努力地奔跑。我们在一同前进。

或许，我确实太着迷于去赋予文字与镜头一些所谓的意义，但是其存在的本身何尝不是一种意义呢？当我们在不断给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包括生活本身寻找意义时，却忘记了任何事物的存在本身就是意义，我们不必寻找，只需停下在黑暗中四处探寻的双手，静心聆听，就会发现，一切就在身边。

那天我站在湖边，手中握着一束向日葵，落日的碎片奔向花瓣，最终被湖面接住，葵花与夕阳同色，点染着我的瞳孔，我封存了这一刻的光影，是我多年后恍惚的伏笔。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在窗边提笔书写着余下的篇章……

责编 唐诗雨 熊瑜曦

3. 苔痕深处的年轮

苏伊诺

壹·戊午年霜降（1978）

钟先生走的那日，湘江正涨桃花汛。他靠在生科院老标本馆的藤椅上，手指还搭着那册《楚南草木疏》，肺里呼噜作响，竟像极了岳麓山雨后苔药吸水的声响。

“你们看这孢子排列的纹路，”月前他还撑着病体教学生，镊子尖在青石苔藓上轻点，“像不像《湘夫人》里的‘沅有茝兮澧有兰’？”露水顺着标本瓶滑落，在中山装前襟洇出深色痕迹，“屈子当年沿沅澧二水采药，这些地衣便是他洒落的诗笺。”

收拾遗物时，陆衡在樟木箱底寻见个锡盒。盒里卧着一枚铜壳怀表，揭开竟有湿润的草木香——表面那层孔雀绿锈迹下，苔藓标本的孢子排列成“哀郢”二字。“这是先生在芷江避难时养的，”老校工颤巍巍道，“他说楚辞本该长在山野间。”

贰·庚辰年谷雨（2000）

林蕙总在梅子黄时梦见陆先生。老人临终前递给她半枚银杏叶，叶肉蚀刻的岳麓山图上浮着

蓝莹莹的菌丝。“钟老说地衣啃石头是在给《山鬼》描眉，”他咳嗽着笑，床头检测仪的绿光落在叶片残缺处，“你瞧这菌丝走向，可不就是‘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的笔势？”

那夜桃子湖倒灌，林蕙浑身湿透冲进标本馆。月光切开百年尘雾，锡盒里的老苔藓正渗出清露，在梨木桌面淌出“乘鄂渚而反顾兮”的篆文。她忽然记起陆先生的话：“屈子回望郢都的眼神，和我们监测湘江 pH 值时的神情，原是一样的。”

叁·癸卯年白露（2023）

修复室的竹帘滤进桂花香。林蕙用狼毫扫去《潇湘草木志》残页上的霉斑，羊皮纸夹层忽现泛蓝的菌丝网络——正是陆先生临终前指认的《哀郢》脉络。“这些孢子比人更懂守时，”她对着满室樟木柜轻语，“该醒时醒，该睡时睡。”

日内瓦的镁光灯太亮，照得奖杯上的银杏浮雕失了韵味。林蕙解开湘绣领巾，露出贴身佩戴的铜壳怀表：“这份耐酸地衣样本，其实是

用《楚辞》养大的。”大屏幕切换至文夕大火后的胶片：年轻的钟先生蹲在焦黑银杏树下，正用毛笔蘸湘江水，往树皮裂隙补写“路漫漫其修远兮”。

归途夜航船上，她将锡盒浸入江心取水。月光在 pH 试纸上泛起熟悉的青，对岸忽有少年人

吟诵论文，声调起伏竟与三十年前陆先生教《涉江》时一般无二。林藻抚过怀表里的苔藓标本，那些“哀郢”的孢子不知何时已长成“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新纹。

责编 龙晓颖 熊瑜曦



QINGNIANBIANJIBU

4.春声漫过山水间，彼岸桃花开满天

杨永康

晨雾未散时，湘江已泛着银鳞般的光。我总爱站在杜甫江阁的飞檐下，看橘洲的梅林褪去残雪，新抽的枝条在风里舒展成绿绸带。长沙的春天是从江水深处漫上来的，先是浸软了驳船的铁锚，又顺着麻石台阶攀爬，在爱晚亭的檐角凝成几滴清露，终于在某个月色澄明的夜晚，惊醒了满城玉兰。每当此时，我总会无意识地摩挲腰间那个褪色的桃木香囊——那是祖父用岱崮老桃枝雕的，经年的摩挲已将“平安”二字磨成温润的云纹，仿佛他布满茧子的手掌仍能隔着山河覆上我的手背。

老茶客们照例在太平街的青砖墙根摆开竹椅，明前茶的清香混着糖油粑粑的甜糯，在雕花木窗棂间游弋。古樟树垂下的气根沾了水汽，竟也学着春藤的娇态，轻轻扫过姑娘们绣着缠枝纹的裙裾。火宫殿的飞檐斗拱间，几只新燕正衔着湿泥修补旧巢，它们的尾羽掠过朱红廊柱时，总会碰落几片褪色的漆皮，像撕碎了经年的胭脂笺。这细碎的声响总让我想起岱崮的清晨，祖父用竹耙清扫院落时，桃瓣扑簌簌落在石磨上的轻响。那些年我常趴在磨盘上描红，墨香里浮动新采

桃胶的琥珀甜，他总说我的字像被山风吹歪的桃枝，却悄悄把我的习字纸压在神龛的香炉下。

此刻千里之外的沂蒙山，岱崮的桃花应当正开得不管不顾。那些扎根在峭壁上的野桃树，从来不屑于江南园林的章法，只管把灼灼的粉白泼洒在青灰色的崮顶上。桃农们在天光未亮时便背着竹篓上山，露水浸透的粗布绑腿扫过碎石小径，惊起栖在桃枝间的蓝尾鸫。记得祖父总在惊蛰前后给老桃树“开脸”——用柴刀刮去树干上的青苔与虫瘿，他说这是给桃树换春衫。我蹲在梯田边看他佝偻的背影在花雾里起伏，汗珠顺着沟壑纵横的脖颈滚落，在粗麻衣襟上洇出深色的云斑。那些被修剪下的桃枝并不丢弃，他会仔细削成孩童的桃木剑，剑柄处总要刻朵未绽的桃花骨朵，“等来年开刃了，花也就开了”。

坡子街的早樱谢幕时，湘绣坊的绣娘开始往素缎上描画紫藤。那些垂落的淡紫色花穗，在绷架上渐次舒展成流动的星河。书院路的樟树换上新叶，叶片背面的银斑在暮色里闪烁，恍若无数未写完的诗句。我常在暮春的细雨中

走过贾谊故居，雨水顺着铜锁的纹路蜿蜒，将两千年的叹息都酿成了青苔。这样的时刻，总会有岱崮的桃香穿越时空漫上心头——是祖父在嫁接新芽时，用牙咬开桃枝韧皮时溢出的草木腥甜；是晒桃干时柴火灶里毕剥作响的枣木香；更是他临终前插在我鬓角的那朵晚桃，花瓣边缘已泛起锈色，却仍倔强地吐着最后一缕蜜息。

当橘子洲头的芦苇开始拔节，我知道该给家乡写信了。祖父坟前的野桃树今年是否又开成了云海？那些落在墓碑上的花瓣，可还带着当年牧笛的余韵？去年清明族叔寄来的桃核还躺在书案上，暗红的纹路像极了祖父手掌的生命线。我用湘江的水泡了三天，今晨竟萌出鹅黄的胚芽，

在玻璃盏里蜷成婴儿的拳。湘江与沂水各自奔流，却在某个春深的时刻，让两种不同的花信风在信笺上相遇，洇开了同样鲜活的墨痕——就像那年我离家求学，祖父塞给我满兜的桃花笺，粗粝的指尖划过纸面：“往南边去，遇着好春光就写几笔，纸上有桃根，长得出故乡的月亮。”

在潇湘大地春意渐满的时节，远方的岱乡桃花也照常盛开，年复一年地轻抚每个人的肩头。此时此刻，唯有您的模样从未模糊，从未改变，在梦里，更在心里。

责编 龙晓颖 熊瑜曦



QINGNIANBIANJIUBU

5. 金刃医世相，墨痕烙枯骨

——读《人生海海》有感

伊泓豫

当疯癫的上校在月光下反复擦拭仍褪不去那腹部的刺青，那些被刀锋刻进血肉的文字，早已化作时代潮水退去后最顽固的礁石。历史像一把生锈的犁，总在翻动记忆的土壤时带出腐烂的根茎，而《人生海海》中三代人衣襟上沾染的墨渍与血痕，也许正是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里无法结痂的创口。

有人将尊严缝进皮肤，却成了终其一生剃不去的耻辱烙印……那个被称作“太监”的抗日英雄，腹部刺青的每一笔都是权力对肉身的规训——当政治叙事如硫酸般腐蚀个人时连保家卫国的勋章都会异化为道德审判的靶心。也许疯癫是最清醒的反抗，他在暴雨中赤身裸体奔跑时，破碎的呓语“我不是鸡奸犯”撕裂了历史的虚伪幕布，这正如哲学家所思，权力通过书写身体来建构主体，而撕碎这件“文字囚衣”的代价，往往是认知体系的彻底崩塌。

祠堂香火缭绕中，爷爷颤抖的手捏着那封举报信，宣纸上的墨迹像一条蜿蜒的毒蛇。作为礼

法守护者的族长亲手拆毁伦理高墙时，传统宗法的梁柱便轰然倒塌。举报行为本身其实就构成荒诞的悖论，一种维护家族名誉的手段，反而成了摧毁名誉的凶器。道德至高的爷爷一夜溃散，其行为传遍大街小巷，如同瘟疫般蔓延，父亲与爷爷在祖屋前的对峙，不仅是两代人的决裂，更是农耕文明伦理根系被政治飓风连根拔起的缩影。那些被举报信割裂的人际关系，如同摔碎的青花瓷碗，即使用血缘的黏合剂修补，裂缝中依然渗得出历史的脓血……

民间记忆总能用最顽强的野草姿态，从历史的柏油裂缝里探出头来。村口的歪脖子树下，老保长的烟斗始终闪烁着微光，他吞吐的烟雾里藏着另一个版本的历史，粗鄙的乡野荤话包裹着被官方叙事放逐的真相，烟灰缸里堆积的残渣都是被遗忘的英雄碎片。当档案室的墨水刻意涂抹上校的军功时，这些口耳相传的下流故事反而成了最珍贵的口述史……

直到林阿姨背着药箱穿过晨雾走来，故事

才在血色黄昏里照进一束光。这个执拗地照料疯癫上校的女人，将青春时代的创伤熬成了药汤。她每天为上校擦洗身体的动作，既是对往昔爱恋的祭奠，也是将个体苦难升华为普世悲悯的修行。那些反复拆洗的绷带，何尝不是试图包扎整个时代的伤口？当她把疯子的呓语当作经文抄录时，黑暗记忆竟在时光的发酵中酿出了救赎的微甜，也正如哲人所说，也许在错误的生活里坚持正确的生活姿态，本身就是对暴力的最深刻抵抗。

半个世纪后的马德里街头，海外游子握着泛黄的家书，邮戳上的日期早已模糊成水墨山水。信纸边缘涸开的泪痕，连接着太平洋两岸的潮汐。

那些被刺青、举报信和烟斗灰烬标记的往事，终究在代际传递中完成了某种转化：当少年在异国他乡读懂祖父辈的隐痛时，暴力的遗产突然裂变出理解的可能。就像深海中的珊瑚虫，吞噬着历史的泥沙，却分泌出瑰丽的礁石。

或许每个民族的记忆深处都豢养着这样的怪物，它们啃噬时光，却在某个清晨蜕变为照见来路的明镜。《人生海海》最终教会我的，不是如何躲避命运的惊涛骇浪，而是在潮水退去的时刻，学会辨认那些裸露礁石上生长的藤壶——它们是苦难的结晶，也是新生的胚胎，在盐与血的浸润中，默默雕刻着生命的年轮……

责编 龙晓颖 熊瑜曦



QINGNIANBIANJIBU

6.春说

陈锦泓

自夜，静悄悄的。这是个再平凡不过的暮冬时节，处处都一样，阴冷，了无生机，也格外漫长。村子里那些个爱聚在屋里头嚼别人的家长里短事儿的，他们一向是嫌时间短的，全世界的八卦他们都恨不得一天听个遍，竟然也能抽出宝贵的时间拿来感慨今年冬天也忒长了。

冬天一长，村里头有些老人就熬不住了，陆陆续续走了好几个，不过，也有好几家的媳妇儿终于临产，陆陆续续又来了好几个。按照村里的习俗，生老病死的事，是要去村里祠堂告知祖先和敬香拜佛的。因而这个冬天，燃香放炮的人家不算少数，祠堂里的烟火也几乎没断过，托他们的福，倒也没那么冷了。

“能有这个即将出生的儿子，还多亏了我兢兢业业地教书啊，要知道……”孔先生在路边碰见人后又开始说孩子的事了，“我小时候教书先生都这么夸我的，‘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哎呀呀我儿子以后绝对也和我一样了不得啊！”要是让孔先生讲书，那大家还爱听，毕竟他的确是个好先生，不过要是听他讲这些从他媳妇儿怀孕起就开始说的话，大家可就没了兴趣，毕竟谁

会放着“精华”的八卦不听而去听这些“糟粕”呢？那人就开口打断他了，“还没生出来呢你咋就知道是儿子了孔先生？我看您也是糊涂了呀。”孔先生有些不乐意了，眉头轻轻蹙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原先那般欣喜模样，颇有些自信地说：“哼，谁家生孩子前不去祠堂拜一拜，这一拜儿子不就来了吗？哎呀呀不跟你说了别给我们耽误了。”孔先生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一旁的孔夫人，往祠堂走去了。

夜，静悄悄的。该放的炮白天早放过了，这个点剩下的就只有哭声和几家的灯火了，娇嫩放肆的哭声和短暂亮起的灯火，是有新生儿的人家的；低沉压抑的哭声和彻夜的灯火，是有家里人离世的人家的，和凛冽的风声混杂在一起，倒是增添了一丝生气。相比之下，祠堂里就显得热闹多了。大门正对着的是数排祖先的牌位，左边是一尊威风凛凛、不怒自威的关羽像，右边则是庄严肃穆、慈眉善目的碧霞元君像。孔家夫妇还没等踏进门，就被香火气给呛了一呛，尤其是孔夫人，对这种强烈的气味有些反感，抬起一只手掩着嘴轻轻咳了两下，

另一只手则抚了抚肚子。孔夫人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读过书的女子，为人也谦逊有礼，再加上丈夫是有名的教书先生，村里人也都比较看得起她，不少父母教育自家女儿时都拿她当榜样，不过大多是一些“多跟孔夫人学学人家那些礼教和习惯”的话语，似乎在这种温顺的礼教之外，学识就变得廉价了起来。这种教育也不是没有当着她的面进行过，她听了那些话，常常欲言又止，叹了口气，也只是摸摸女孩的头，朝着她笑一笑，毕竟也是读过书的女子，她没法苟同这种教育，但偏偏也是读过书的原因，她也没法在人家教育孩子的时候去否定他们，也没法想象他们会在哪一天和其他人一块咀嚼她的家长里短。所以，她止住了，只是叹气。

两人进了正殿，拜过祖先牌位后，孔先生拉起孔夫人的手，直直朝着关公像走去，迫切地说：“来，咱去拜拜关二爷，让他保佑咱们顺利生产！生个大胖儿子！来啊！”他扯了扯站着不动的孔夫人，满是疑惑。孔夫人也很疑惑，她不理解为什么生育这种事要拜的是关公像，而不是另一侧的碧霞元君，她毕竟是读过书的女子，却不记得书中有哪里提及过这回事。“我们为什么不拜碧霞元君娘娘？难道男子会比女子更懂得生育之事吗？”孔夫人欲转身往回，孔先生又将其扯了回来。“哎呀你是不是傻，你看在人间，有能力的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求人办事是男的干得好还是女的干得好？人家更待见男的还是女的？不都说阴阳互通嘛，人间都这样了，说不定阴间也是呢？”孔先生义正词严地解释道，又立

马反应过来好像有些不对，连忙朝着关公像哈了两下腰，“二爷对不住对不住，瞧我这嘴真不会说话，您那是仙界。”孔夫人无力驳斥他，由着他拉着自己又是烧香拜三拜又是摸佛像的。离开祠堂的时候，孔先生明显比来的时候更兴奋了，一个劲地笑。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孔先生因为明天还要去学堂，早已经睡下了。孔夫人听着丈夫时浅时深的呼吸声，却怎么也酝酿不出睡意，在床上翻来覆去。过了好一会儿，她起身往外走，似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动作较先前利索多了。

夜，静悄悄的。这时已经安静下来了，只有轻轻的风声，和孔夫人的脚步声。祠堂里人少了许多，孔夫人想。她径直朝着和原先的反方向走去，直到站在了碧霞元君像前，她才像卸了担子般深深地叹出一口气。孔夫人双手合十，神色虔诚地凝望着佛像的眼睛，似乎佛像是有话对她说一样。气氛沉默了一小会儿，孔夫人才开口说道：“娘娘，弟子从小到大，虽不说同大家闺秀般知书达理，但也算是明辨是非了，可弟子总归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只认可我的礼教，而非我的学识呢？为什么拜的就非得是关二爷生的就非得是儿子呢？弟子……弟子想不明白……今夜打扰您，是想恳请您，”孔夫人顿了顿，继续说道，“恳请您保佑我顺利诞下一女。尽管连我这个母亲都无法很好地在人间过得舒服，但我想，我能教给她许多，我想，她将来会比我更好，比我过得更舒服。”

“弟子恳请您，保佑我顺利诞下一女，保佑她万事如春。”

……

大半个月过后，屋外淅淅沥沥地下着雨，孔夫人在立春夜里生产了。孔先生从产婆手里抱过

刚出生的孩子，道：“是个女孩。”语气很平淡。孔夫人如释重负地笑了，如外头的雨一般，让人觉得明天充满希望。

“小春，娘在这里。”

雨还在下着，春天到了。

责编 龙晓颖 熊瑜曦



QINGNIANBIANJIUBU

7.连理枝

李圣宇

莲芝和老李住在河畔一套楼里，楼里房子都配了小阳台。早些年，老李在阳台上凿了方小池，里头养了一头老龟，一池子鱼，孙女的两只小兔和一对儿虎皮鹦鹉。

每个金光熠熠的早晨，阳台上热热闹闹的，鱼池里波光粼粼，鹦鹉羽毛上都泛着彩光，莲芝在阳台上养的花儿也开得艳。

现在那方阳台成了杂物堆，早晨阳光照上来时，只浮一层呛人的金灰。

莲芝这几天没去打太极，早晨半趴在阳台上，看得了帕金森的老李摇摇晃晃去买菜，又提着菜摇摇晃晃回。

等老李终于摇回家，在玄关处脱下鞋，手拎着装菜的塑料小袋抖个没完，袋子摩擦发出细碎声响招来莲芝恨恨一瞪。

莲芝双臂架起，似只护崽母鸡将老李手中菜抢来，气势汹汹带得老李险些摔倒。

“你做什么子啰？”老李扶着墙堪堪站稳，便冲莲芝吼了声。

莲芝扭头，仍是恨恨一瞪，反常般没同他吵。她将菜放了，便又去了阳台，捋伤了会阳台

边的花——虽然早两天叫大雨打去了些。突然她看向了杂物堆，盯着最里头的，孙女小学时骑的单车。

她平时从不主动给孙女打电话，怕打扰孙女在大学念书。

现在像是突然有了底气般，她紧紧攥着手机，笨拙地打开了手机，手指重重按下孙女的电话。

长久滴声后，电话接通了，孙女带着困意的“喂”声传来，莲芝眼角一下湿了，浑浊泪水隐入脸上的沟壑，让人发现不了泪痕，就像她用凶狠的语气掩饰哭腔，对孙女说：“小米啊，你爷爷要害我。”

她固执地认为老李想害死她娶个新老婆。

老李和莲芝关系恶劣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夫妻俩算了一辈子账，像打了一辈子仗。莲芝数老李对她不好的事，能从他俩结婚一直说到孙女上大学。

莲芝让儿子儿媳接到了山这边住，离河畔远远的。

儿媳第二天起来一看，小孩弄得乱糟糟的客厅都让莲芝收拾得整整齐齐。

“妈，您怎么弄得这么干净，别太辛苦了。”

莲芝像小孩得了表扬一样，高兴得眼睛都在发亮，装作不在意地笑了笑，用布满青筋和褐斑的手擦了额上垂下来的，枯黄得像冬天湖边垂柳枝条的发丝。

第三天，连带着将院子也扫个干干净净，儿子花盆里落下的枯叶子都择了出来。甚至坐不住地，隔上两三个小时，就将院子扫上一遍。

莲芝在儿子这边得了安慰，住得高兴了，便放下了老李要害他的事儿，说想去医院查查眼睛就回家。

这一查出事了。

她委屈地给儿媳打电话，说医生欺负她。

儿媳带着孙女来的时候，莲芝正在和医生吵架。

“就是你拿了我的单子啊，我刚刚就来了你这里。”

“说了你拿走了，你都来我这里问了三遍了！”医生来了火，“告诉你了没有没有没有，我给你开的单子，我扣着它干什么？”

莲芝还想反驳，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一样去反驳，但她张开了嘴，却没发出声音。停滞的这一瞬，她所有的自尊和傲气似乎一下泄掉了，一朵叫人踩瘪的花苞般，失去了盛开的所有力气。

儿媳上前来安抚了莲芝，又领着莲芝在医院找了一转，终于在大厅的铁椅上看到了被落下的单子。

单子被她捡回来，手攥着，嘴闭着，身上皱巴巴皮肤蔓延着，成了一棵缄默的老树。

这时老李来了，拄着拐杖，手脚打着摆，摇摇晃晃过来了。

“你来做什么子？”莲芝一下又激动了。

“我来接你回克啊！”老李也跟她吼。

“你还来，我眼睛更坏了，就是你害我，别人不信，你以为我不晓得啊！”

她眼角又湿了，落进脸上的褶子里，又没人发现，小辈们早已经习惯老两口的争吵。

莲芝转身就走，拿着单子去领治眼睛度数降了0.1度的药。

但走了一半，她又迷失在医院了。

攥着那张单子，看着医院长长的走廊，她不知道要做什么了。

她只好往回走，再去找找儿媳和孙女。

离大厅只剩一个转角，她首先看到了老李，他得了帕金森之后就总是很嗜睡，在一个地方坐上一阵就会眯上眼。

儿媳和孙女在小声说话：

“医生说这应该是老年痴呆的前兆，你不要跟你奶奶说。”

“我知道，”孙女回道，“奶奶其实好怕得老年痴呆，怕给我们添麻烦。”

莲芝在原地站了一会儿，隔着窗看到医院外面两棵树枝叶交缠着，在秋风中一起颤抖呢。

老李也不知道听到孙女儿媳说话没有，突然睁开了眼，抬头看到了莲芝。

“你拿的药呢？”

“忘了。”莲芝说。

“我跟你去。”

老李又拄着拐杖，拎着来医院前买上的新鲜菜，摇摇晃晃走向莲芝，两人别扭地搀扶着，一起摇晃着去领药。

两棵摇摇欲坠的老树，树干隔着，根系却缠着，又在冷风中站稳了些。

责编 龙晓颖 熊瑜曦



QINGNIANBIANJIUBU

8.杨柳情

赵倚焯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又到了满城风絮的时节，点点飞花在空中逸散，条条柳枝在风里招摇。杨柳似乎一身都是情，柳枝摇曳着别离，柳絮飞舞着漂泊，还有柳叶，一片片的，坠落后思念。

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

杨柳枝条总是柔柔的，袅袅的，倚着风，扶着水，垂下的腰肢承载了古往今来不知多少的别离。古人说，“柳”同“留”，折柳是惜别，是挽留，是不舍。李白在送别挚友时说：“春风知别苦，不遣杨柳青。”柳三变在道别情人时说：“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王维在离别好友时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白居易一句“为近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减春风。”更是道尽了杨柳所寄托的别离伤怀。

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柳絮顺着风就走了，带着雪的洁白，带着风的飘逸，又不失它自身的伶仃。它像不知归期的游子，也像漂泊难定的远客。或许李白在杨花落尽，子归哀啼时，听到纷飞的白絮传来挚友王昌龄被贬的消息，一时他满腔愁绪与惦念却也只能

寄予飘絮和明月，随君远行，直到夜郎。柳絮，是破碎，是漂泊，是哀哀的孤苦，是殷殷的思念。或许文天祥在遭逢国难，哀思难寄时，凄凄地说出：“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他自觉身世如飘絮般无法自主，孤苦的命运被风裹挟着吹远，吹散，吹得破碎，吹得满身泥泞。他想说的不仅仅是孤单无依，还有悲愤难言，不仅仅是破碎山河难以挽回，还有晚年伶仃无人相随。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柳叶弯弯似眉，恍若娇娇女子眉目含情，弱柳映水，如思念轻诉，望故人归。昔年我送你离开，满城杨柳依依不舍，柳叶伴着雨丝丝坠落，仿佛在同我一起垂泪。你走后，伴着雨和柳叶沙沙的一个又一个夜晚，我辗转反侧，彻夜不能眠，我不知你何时才能归来。如今我白发苍苍，我可否在又一个雨雪霏霏的日子等到你呢？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青青杨柳一身都是情，那弯下的腰肢承载的，是知己在春意刚上枝头时的折柳惜别，是

浪子在飞絮零落满地时的借柳喻己，还是有情人

在雨雪伴柳纷飞时的望柳盼归。我惜它多情，
更怜它伤情。

责编 张金 徐文涛



QINGNIANBIANJI BU

9.时光的褶皱

赵倚燊

暮色四合，凝视着点点落在宣纸上的雪，像散落的星辰般，在泛黄的纸面凝结成半透明的褶皱，我恍惚间竟分不清这是时光折出的皱，还是冬雪开出的花。我继续整理这些旧书，一枚干枯的银杏叶从《陶庵梦忆》中滑落。这是幼时母亲带我在山中古寺拾得的秋色，彼时檐角铜铃正将暮色摇成齏粉，老僧扫落叶的竹帚声，与故乡晒谷场上的沙沙声重叠。

【春章·醍醐】

京都醍醐寺的垂枝樱，原是一卷未完成的浮世绘。江户时代的画师葛饰北斋曾在此支起三脚几，将花吹雪捕进《富岳三十六景》的留白处。我拾起落在砚台边的花瓣时，发现其脉络与《源氏物语》第五帖的虫蛀痕迹惊人相似。穿十二单的少女鬓角簪着浅绯，木屐踏过石径的刹那，飘落肩头的岂止是花瓣，分明是时光剥落的鳞片。

【夏章·淬火】

西湖曲院的荷，是南宋官窑未出匣的秘色瓷。传说烧窑匠会在暴雨夜将坯胎沉入荷塘，任铁骨与柔茎相淬三年。暮色中泛舟穿过莲阵，惊起的白鹭掠过《诗经》里的蒹葭，翅尖沾着《楚辞》

的兰香，船桨惊起的水纹里，我好像看到了开庆元年窑工刻在盏底的冰裂纹，残阳把断桥的影子拉得很长，长过苏小小油壁车后透迤的烟尘。

【秋章·衔环】

青城山银杏落叶的弧度，暗合《广陵散》最后七声泛音的震颤。古琴修复师总在霜降后入山，将金箔般的叶子夹进明代《神奇秘谱》的夹页。某年深秋，我目睹他轻叩千年老树的空洞，树芯竟传出《流水》的七十二滚拂——那些被松鼠遗落的果核，皆是焦尾琴未奏响的冰弦。

【冬章·涅槃】

长白山猎户说，真正的老参须在雪埋三尺时挖取。我跟随参把头进山那日，恰逢三十年来最暴烈的雪。当他在断崖边掘出那株千年野参时，虬曲的根须竟与绝壁上冰凌的纹路严丝合缝。老人用鹿皮裹参的手突然顿住：“这参长得像极了俺娘临终前攥着的桃木梳”。我们蹲在雪地里大笑，呼出的白气惊醒了岩缝中冬眠的蓝蝶。

此刻摩挲着母亲留给我的银杏叶，我突然读懂了《遵生八笺》里那句“古物之裂痕，实乃光阴之瞳仁”。那些被岁月啮咬的缺口，或许正是

灵魂泅渡的暗门——樱花里藏着浮世绘的骨相，
残荷中淬着官窑的魂魄，银杏叶是琴谱的另一种
显影，而雪地上的片片残梅，或许正是晚霞遗落
的胭脂粉。

责编 张金 徐文涛

10. 乐观豁达的游牧，跳荡的生机与诗意

——读《我的阿勒泰》有感

张金超

正如全国文学大奖的颁奖辞所赞誉：“她的创作领域广泛，跨越了狭隘的地域边界与时代的束缚，于浩瀚的时空维度中展现持久的生命力。”在1979年盛夏7月21日，诞生于新疆的现役作家李娟，于2010年同月推出了她的力作《我的阿勒泰》。她以细腻明亮的笔触全景式记录北疆边地美好闪光的生活日常，生命力与治愈力拉满的文字，让阿勒泰成为“诗和远方”的代名词，这本书成为许多人认识和了解阿勒泰的第一扇窗。

李娟在其自序中提及，收录于该书的作品，无一例外地聚焦于她在阿勒泰乡村的日常生活。她在幼年时期，曾在新疆北陲的阿勒泰区域内的富蕴县——一个以哈萨克族群居为主的边陲小城，度过了大半的童年时光。而在她青春年华之际，又随家人迁居至阿尔泰的幽深山林，与逐水草而居的哈萨克牧民毗邻而居，度过了数载岁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娟书写下“北疆之北的阿勒泰，狂野的梦，山野的风”。

细数书中李娟看似随意、没完没了地铺陈各种记忆里的细节：亲密的，自由的，关于友谊的，关于爱情的。我们将其按照时间顺序，安排为两个部分。第一辑：记忆之中。描绘了喀吾图与阿克哈拉村落中琐碎而坚韧的生活场景，此乃李娟在2007至2009年期间断续记载的生活碎片，其价值更体现在真挚与可信之上。第二辑：角落之中。原生态书写了作者李娟于2002至2006年和母亲以及高龄的外婆随牧民迁徙、流动的日常生活。开杂货铺，当小裁缝，帮往来的牧民车衣裙，去大山深处采野生木耳，春天在沙依恒布拉克草原上搭鼓胀的帐篷，夏季在牧场上开喧嚣盛大的阿肯弹唱会……它们于同一时期写成，文字中的“我”充满了十八九岁的光景，贫穷、虚荣、敏感又热情，语言少了华丽的辞藻，却增添了不少人间烟火气。

“没有月亮，外面漆黑一团。然而，夜空璀璨，于苍穹之巅独自绚烂。苍穹的璀璨与尘世的幽暗截然分明。与往昔目睹的景象无二，

连串色彩斑斓、熠熠生辉的焰球自烟花筒中喷涌而出，直冲幽深夜幕，随即绽放出缕缕金涛银澜。四周寂静无声白雪皑皑。这幅震撼人心的画面，非但未能打破周围的沉寂，反而瞬间将这沉寂推向了无底的深渊。那片近旁的旷野，于烟花闪烁之中，光影交错，时隐时现。在遥远之境，沙海的轮廓于夜幕下微颤了数次。”此乃李娟在《年节三录》中对燃放烟花情景的描绘。“脉动”一词赋予了无生命的沙漠以生命力和动感。这种动态描绘，使得原本静态的沙漠景象变得生动起来，仿佛沙漠也在随着夜风轻轻摇曳，与周围的烟花、星空相呼应。“脉动”还隐含了一种情感上的共鸣，即人们内心深处对美好事物的共鸣和感动。这段文字以深邃的笔触描绘了一幅静谧而壮丽的自然画卷，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对比之美与孤独之境的和谐共生。远处荒野与沙漠在烟花的映照下，时隐时现，仿佛是大自然在默默诉说着自己的故事，而这一切，都让人感受到了一种超越言语的宁静与壮美。

《滴水泉的传奇》由李娟在其著作《通向滴水泉之径》中娓娓道来，穿越时空，抵达此刻的我，始终被这满载着情感的篇章深深触动。面对古老的传说，她持如下态度：“那滴滴汇聚的清泉，宛若这片辽阔土地上的守护灵。”其水质，逐滴自苍穹之巅垂落，逐滴轻扣此间生灵脉络的律动，逐滴无垠地浸润于苦涩孤寂的尘世与唯美纯良的神话之中。面对时代的变迁，她如此描绘道：“崭新路径宛如锐利的刀锋，径直划破戈壁的深处。”踏上这条捷径，仅需短短一两日便可

抵达预定终点。万物于其上疾驰而过，未尝片刻驻足。宇宙的枢纽在无形且无可指摘的枢轴上，悄然无声却精妙绝伦地滑向了对立深渊的彼端。她抛出的疑问既简洁又富有深意：“滴水泉的篇章已然画上句号了吗？那远方依旧默默滴落的水珠，是否还能承载某种价值？是否从此不再需要一条通往它的路径？是否不再需要历经艰辛与拼搏，去换取它那微薄的滋养？难道如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成了天经地义的存在？”

一个年轻的少女在辗转无定的时光里，对于生命存在着深深的忧愁和迷茫。在她那稚嫩的记忆里，滴水泉是英雄的荣光，是神明的眷顾，人们费尽心力寻找它，拥戴它。然而这样意义非凡的象征，也被抛弃在极速发展的世界背后，那些纵横的路，反而是刺透滴水泉的剑，连同它的故事和那些同它相关的人都一起掩埋了。那些包含着期待的记忆，从此就驶向另一条道路，像原来的路从来不存在一般。是呀，现在的一切当然不是理所应当的。一个人，就是他走过的所有的路的总和，一步一步地走才能勾勒出他的轮廓。那个少女，渴望珍藏美好的事物，就像在戈壁滩上的板结的土壳里扣出一颗颗透明玛瑙一般。那时的少女不明白，滴水泉也有干涸的时候，生命就像永无止境的风，似乎只能给世界留下一些细微的痕迹。但仅是细微的痕迹就已经足够了，人们总有办法，珍藏那些美丽的记忆。

正如李娟在终章中勾勒出那些曾为追寻滴

水泉而历经坎坷者的归宿，“在时光的角落里，尚有二人，依然驻足于那片微小的绿洲之上，唯有他们依旧在无垠的守候中，梦境得以安然无恙。”在创作者的记忆深处，滴水泉始终未曾被遗忘，那汨汨细流未曾消逝，绿洲的生机永驻不衰，通向那清泉的小径依旧脉络分明。曾经通往滴水泉的路是人们惧怕的地方、是牧民的信念、是广袤土地黑夜中人们心中的驿站，更是人与人羁绊的联系。随着祖国公路建设，交通运输线交织成网，本以为曾经的滴水泉好像已被大家所遗忘，其实不然，在滴水泉被发现到成为历代人信念和情感寄托的时候，便有了属于它存在的意义，我们心中通往滴水泉的“路”一直都在，我们心中的“滴水泉”同样从未被遗忘在无边无际的角落中。“如果无处可去、无可容身时，我们去滴水泉吧！”

《我的阿勒泰》中，生死观与成长是作者注入了情感与泪水的话题。“死去的人全都是已经被原谅的人。”“在外婆给我带来的一场又一场安静之中，生命中的恶意一点点消散，渐渐开始澄明懂事起来。今日之我，仿佛步入了前所未有的无畏境界，然而内心又隐约预感，未来或将更为勇毅。”“‘苦楚’这种情感，本应深埋于内心深处，哀愁理应被竭力抑制，所遭遇的创伤与欺瞒终究需予以宽恕。”“满不在乎的人不是无情的人。然而，可以设想，假使自己有幸迈入九十六载高龄，依旧心无旁骛、无所羁绊，说到底，这何尝不是对生命秉持了一份深沉而诚挚的敬意呢？在静谧至极与孤寂无伴的蜕变中，同样蕴含着使

人内心安稳、信念坚定、力量倍增、品性纯良的深远影响。大不了，吐吐舌头而已……”李娟向我们生动描绘了积极拥抱生活各个维度的坚毅与无畏精神，唯有洞察生活的斑斓多姿，方能蜕变为沉稳、自信、强大且心怀善意之人。

生命的意义，往往被我们所忽视。我们常常在忙碌中追求着所谓的成功与名利，却忘记了去感受生活的美好与温馨。然而，《我的阿勒泰》却让我重新审视了生命的价值。在这片土地上，我看到了生命最原始、最纯粹的模样。每一个生命都在努力地生存着，无论是那些在高山上顽强生长的草木，还是那些在荒野中奔跑的野兽，它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意义。去爱，去感受，是生命最本质的追求。在阿勒泰的每一个角落，我都能感受到这种强烈的生命力。无论是那温暖的阳光、清澈的溪流，还是那翱翔在空中的飞鸟、奔跑在草原上的牛羊，它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生命的热爱与敬畏。这种热爱与敬畏不仅仅是对自己的珍视，更是对周围世界的关怀与呵护。当我们学会去爱、去感受时，我们会发现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与充实。我们会更加珍惜与家人、朋友的相聚时光，更加关注身边的环境与生态。我们会用心去感受每一个瞬间的美好与温暖，用爱去拥抱每一个生命的存在。

我依赖着并热爱这样的生活，有希望的能够总是发现生活乐趣的生活。春天才进行到一半，河流即将拐弯。火车快开，夕阳有黄金，天空有大海。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地过。

就让我们用穿过春天的荒野的摩托车，开往
荡的生机与诗意。
通向滴水泉的路，保持那份纯净和美好，感受跳

责编 龙晓颖 熊瑜曦

11. 晴空——致逝去的云彩与远走的飞鸟

李锐芳

我喜欢静坐，抬头望着天空和云，感受时间的流逝，尤其是家乡四时的晴空。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三月就这样在晴晴雨雨的迷蒙中缓缓度过。月初的晴朗让人一度感受到夏天的来临，晚间的霞光更难得一见，但好景不长，这引人遐想的美丽光影终究不是此时此地的正统。各方散出的消息让我知道，寒潮来了，伴随着阴雨连绵不断和人心的苦闷。长沙，潮湿的街头，洒满落叶的校园——于我而言，是间隔 571 公里的另一片天空。似乎只是灰白的单色调，就连大朵的白云也很少见，这里奔忙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斑驳的霓虹和机器的轰鸣。我也成为那匆忙的人们中的一员，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曾热爱的天空与流云终化为手机相册里的怀念。

于是心绪又飘落到那座北纬 30° 线上的西南山城，这是我从小生活、成长的地方，更是心灵的一片净土。当清晨的第一缕红晕浮现，抹到东边那片松树林的头顶时，我知道羞红的太阳即将升起，这又会是一个慵懒无比的晴天。茶余饭后的观云成了不可或缺的日常，趴在院坝的栏杆

上、坐在石板路旁的砖块上，或者是沿着林间小路爬上屋后的山顶，同一片天空，却异彩纷呈。云是这蓝色画布上的主角，变化多形，散于九霄，它一直在流动着，也许就是低头拍走蚊子的功夫，抬头再看已不是原来的样子。可奇怪的是有时眼也不眨地盯着一朵云反而察觉不到它的多彩身姿与千变万化，惊艳人的美往往只在不经意间。流动着，就这样流动了千年，此时此景若是古人，腹中的文墨怕早已蠢蠢欲动了，会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般的禅意，会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般的爱恋，或许还会有像我一样的惬意与放空……哼着民谣小调，静静的，直到夕阳西下，这是独属于自己的世界。

来到长沙数年，也曾趁着一些好日子，找到几个观云的好去处。麓山之顶的观日台视野开阔，年嘉湖心的水杉道如天空之镜，就近还可去校园操场，偶尔在草地上撒点野……许是人多，云也单调，没有家乡的意境，更何况这不见阳光的三月呢。雨也不见得是坏事，可润泽万物，只不过人心浮躁，不得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洒脱，春暖花开的季节，应满怀希望。

希望所有三月都这么好。希望所有的明天都已经来临。

羽翼渐丰的雏鸟终要远走，只是也会期待着遇见故乡的云吧。

责编 张金 徐文涛



QINGNIANBIANJIUBU

12. 湘水楚山入梦来

方言

晨雾未散时，总爱岳麓山顶。云气掠过飞檐，檐角铜铃叮咚作响，湘江便如丝绸般展开，天地间只余这抹青绿蜿蜒向南。

百转千回的是湘江水，春日泛舟洞庭，但见八百烟波中浮着青黛色的君山，则如茶碗中的银针，如烟波中的青黛色，如雨中所写的《渔父辞》。最美的是夜泊涵罗，看渔火在墨色江面上绣出星子，老船工敲着船帮唱起《渔父辞》，苍凉古调漫过芦苇荡，惊醒沉睡的江神庙，檐角风铃应和着粼粼水声，共谱夜曲千年未歇。

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乃为大地之神来之笔。张家界石英砂岩峰林在暮色中渐次浸染，赭红、青灰、墨绿层层晕染，犹如打翻的调色盘，层层叠叠，令人心旷神怡。金鞭溪边的猕猴攀缘着古藤荡起了秋千，抖落的露珠串成了阳光中的水晶帘，把溪底的彩石映衬得越来越斑斓。天子山的云雾最懂得留白，时而隐去万仞绝壁，时而露出半截悬桥，教人疑心这满山的奇峰都是云絮捏成的，云雾缭绕。雨后的天门山洞挂起彩虹，恍若仙人落下的玉带，惹得满山的杜鹃愈发红得肆无忌惮，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农户提着竹篓

沿着石径徐行，腰间锄偶尔撞上山岩，云海中栖息的青鸟振翅时抖落的松针叮当声，恰好落在山寺老和尚煮茶用的陶壶里。夜色中的湘西群山最是神秘。武陵源的星空低垂欲坠，土家木楼漏出的灯火像散落的星。

此山水所养之子，眉宇间含三分山之峻峭，七分水之灵秀。你看那洞庭渔舟上的老翁，手臂在撒网时拉起的弧线，分明就是南岳松枝的走向，那是南岳松枝的一条湘绣坊绣娘的穿针引线，元水荡漾的韵致，尽在银针的起落之间。书院廊下学生执卷吟哦，岳麓书院晨钟暮鼓掩映其中，抑扬顿挫；打糍粑的汉子抡起木槌，汗水滴落在地的节奏配合着子江号子的节拍，那叫一个痛快。就连街边炸制臭豆腐的，浏阳河的水声夹杂着泼辣的笑声，金黄的方块翻滚在油锅里，把整个星城的烟火气都沉淀了下来。

离湘经年，总见潇湘夜雨敲窗，夜以继日，终有梦。案头《楚辞》此书磨破了边，不知何时浸染岳麓山松烟，书页间夹着的红枫，还凝结于去年秋霜，也许这楚山湘水早已化作血脉，日夜奔流，在每一座湖湘子弟的生命中。回到乡下，

游子踏上这片土地那刻的心跳，正敲着同样的节拍，与屈子祠前的江涛共起伏。

责编 张金 徐文涛



QINGNIANBIANJIUBU

13. 故地书

李雨珂

重新站在童年故地新修葺的桥边，我忽然想起初遇外婆家幼犬的情景，小小的一只，金色沾灰的毛发，乳白色轻盈的细爪，沉默的湿漉漉的眼神，在一个小小的纸箱里不安地环视，未曾褪尽的胎毛在风里簌簌颤动。某些细微的被揪住的情绪，就这样，在我潜意识忘却了很久之后，不经意地，像山间的潮水，悄然漫上心头。后来我常想，若当时抱走那个颤抖的纸箱，此刻是否就能从时光褶皱里打捞出完整的童年？

但是时间它永不会回答，它对任何人都公平。于是我只能反复描摹过去的模样，在每次回望中，感受不可追寻的怅然。当初我认为人兽生死有别，寿数不同，宠物相伴的时光于人的生命而言，还是太过短暂，而我害怕离别。于是在暮色漫过山脊时，我任由后视镜里那个身影逐渐变成模糊的斑点，没有停留。

当时我告诫自己，我做不到在打碎的瓷器面前，抚摸那碎成一地、月光般流淌着冷意的残片，拼凑着往昔美好温存的模样，衷心感谢它陪伴的时光，我不是那样的人。对我来说，破碎就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再多溢美的夸赞，再多精心的修饰，都无法改变触摸时，被割得鲜血淋漓的疼痛。比起所有晨昏相伴的剪影都化作锋利无比的倒

刺扎进记忆的血肉，我宁可隔着橱窗于风暴彼端赞美瓷器完美的弧度，任釉面在光阴中褪成雾蒙的旧色，至少这虚幻的美好在想象中高悬，永不坠落。

可是如今我依旧站在了这个被水泥分割的故地，我不禁问自己为什么要回来呢，我不是早就知道，一切都早已翻天覆地了吗？就像小狗最终会变成记忆里某个黄昏的剪影，那些消失的文具店、搬走的冰激凌车，被新教学楼吞噬的曾缠绕着爬山虎绿浪漫的红砖墙的命运，都是无可更改，无法追回的。

所以为什么要来呢，为什么要见证光阴的破碎，戳破那个幻想中不曾流逝的世界呢，我站在记忆中的桥边想了很久，看落日余晖把天空衬得橙红紫蓝交相辉映，直到夕阳归于黑暗的那最后一抹留恋也消逝无踪，才得到了一个朦胧的答案。

那些作文纸里童年夏日的午后，湛蓝的天空下慢慢悠悠飘动的白云，葱绿的灌木下凉爽的荫蔽，浅浅送来的微风和叶子沙沙的响声。藤椅上外公半眯着眼轻轻拍打的蒲扇，脚边的小狗安详地睡着，远处的田埂和天边连成一片，隆起的脊线闪现着阳光饱满到快溢出来的明亮，本来就是我想象色彩的叠加。

真实的童年远没有那么美好，空空的回响是无解的命题，它的底色是烈日炙烤的篮球架的铁腥味，黏腻在后背的发丝，是寒冬冻红的手指，拧不开锈蚀的水龙头，是无边的寂寞。城墙破口处长出的杂草，游乐设施的滑梯储蓄的雨水，石路上缺失的几颗鹅卵石，楼梯旁的凹槽落满的枯叶，忙不过来的排水口和激进的水流，才是它真实的模样。

这片记录我思想意识最初的萌芽的故土，我曾在每一次前行与归途都赋予周围的花花草草独特的含义，依靠想象力给单调的景色涂抹上瑰丽的色彩，每一个商铺，每一排香樟树，连路旁的一株杂草我都清清楚楚地记得。但是它原就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它只是由我遗憾堆成的愿景，而这些难以言说的时刻，这些被虚构成永恒的存在，必须经由我亲自摔碎，只有出现裂缝才能让光照进来，唯有亲手葬送记忆的旧址，才能在灰

烬中涅槃。

于是我来了，我看着再也无法复原的楼栋，满心疲惫，那个想象中的薄胎瓷盏终究是碎了，每一个瓷片都锋利地泛着冷光，一触碰就割得鲜血淋漓，我在恍如隔世的余震中清晰地意识到，如今故事的最后一页最终被我亲自合上了，童年它在纠缠我这么久后终于不管在时间上，还是从回忆里都真正意义上地结束了。

纸箱终将成为褪色的剪影，而那年童年的铁锈味，也将永远留在走进来时的那声叹息里。

毕竟长大是人们必经的溃烂，而我们无人幸免。

责编 张金 徐文涛



QINGNIANBIANJIJU

14. 无冬之雪的思绪

李恒仪

冬月在湿润寒风中悄然而逝，湖湘已逐渐步入早春。虽然湘南一带的冬一如往常要拉着气温滞留一会儿，但今年我始终未能等到最喜爱的季节使者——雪。

以前还从未在师大度过冬天，自寒假返校后，我时常会遐想师大的雪。

或许在某个月色凝霜的深夜，无数凝结的冰晶在空际绽开它的花瓣，一阵风携着亿万洁白的雪花越过岳麓山头，再缓缓落地，像一团温和湿润的白纱在轻柔的飘动声中为土地覆上了盖被，噤声示意所有人冬日的降临。在万物沉寂时，雪花一片片地落脚在任何可以驻足的空间，渐渐堆积。

想象中校园落雪的时候，兴许是在宿舍里安静的深夜，我爬上床脚，与此同时响起窗外雪花轻叩玻璃的簌簌声，循声望去，漫天玉尘在月光里跳着回旋舞，那星星点点的白色缓缓飘落，向我传达着雪的喜讯。翌日放眼望去，是满目纯净的白，屋顶和树丛尤其受雪的青睐，蓬松的积雪安逸地趴在上面，连成一片片白云。仿佛是不愿意惊醒还在沉睡的生灵，就连学生们打趣嬉笑的声音都被减淡了些许，化作雪地深处朦胧的耳语。即便没有积雪的时候，只是看到雪曾经来过留下

的痕迹，或是细微的雪灰也能让我心情舒畅，甚至许多烦躁的念头都能消减……只可惜今年的冬没有雪，让季节更迭的仪式平添怅惘。

我思念那些镌刻在年轮里的雪之韵致：记忆里飘落的雪时而如鹅毛时而如碎玉，降下后或是织就银装素裹的永恒画卷，或是迅速褪去雪色荡然无存。不论是何种形式，雪的视觉美感都令我沉醉，即便是被碾压踩踏后肮脏的雪块，亦觉那斑驳痕迹里藏着人间烟火的温度。

令人眷恋的，还有雪特有的清冽体感。雪天无疑是冷的，可不是平日只刮冷风的干冷，吹得人心烦意乱裹紧棉衣；也不是雨天的丝丝银针不小心从伞上溅落浸入衣物的湿冷，叫人有些局促和不适。雪的冷意却是温和的，它来得轻柔，连水汽也先小心收着，如果你不将他拂去的话才会慢慢顺着衣料传递寒冷，有一种别样的灵动可爱。很喜欢李娟那句“风是透明的河流，雨是冰凉的流星”，雪在我这里应如纯真的絮语，唯独它有着生命一样，像孩童的信使传递着自然的呢喃。记得以前下雪的时候捧着一团雪或是堆雪人或是打雪仗，总是沉浸其中忘却了时间，直至手冻僵时，方知那彻骨清寒原是大地馈赠的清醒剂。

同时我也感叹雪的易逝。从儿时玩过的第一

场雪开始，此后我每一年都等待着这场与季节的约定，奔赴那场短暂的派对。每次融雪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感到低落。一层层纯白坍塌成水滴渗入土地，投入下一次自然的轮回；土地石砖渐次浮现，如同时间剥落的鳞片。我站在一次次褪色的纯白里，经历一场无声的告别。气候变迁的跫音渐近，那些能在积雪上篆刻欢笑的冬日，已随童年纸鸢飘向记忆的云端，让我得以在时间长河里“故地重游”的机会愈发稀少。今年雪的缺席，恍若时光长卷里被悄然撕去的章节。

无雪的冬季像未完成的十四行诗，缺失了最

动情的韵脚。我始终憧憬一场雪带着那些令我欣喜惊奇的回忆降临世间，重逢那些旋舞的六角精灵，看它们将往昔的欢笑凝结成新的冰花。于是一时间思绪万千，雪影在记忆深处纷纷扬扬——那是时光长河里永不消融的纯白岛屿，安放着一切有关于冬日的温柔想象。

责编 张金 徐文涛



QINGNIANBIANJI BU

15. 木兰花笺

邓飞扬

晨露未晞的春日清晨，我抱着课本穿过食堂前的林荫道。昨夜春雨浸润过的青砖还泛着湿漉漉的暗色，忽然一缕清冽的芬芳穿透晨雾，将我钉在原地。仰头望去，六株木兰树如约披上素绡，雪浪般的花朵在枝头次第绽放，将整个天空都衬得澄澈起来。

记得去年九月报到那天，正是这样猝不及防的相遇。拖着行李箱的我被一阵若有若无的幽香牵引至此，却只见满树翡翠般的阔叶在风中簌簌作响，枝桠间垂挂着几颗青褐色的蓇葖果。“这是咱们的校花白玉兰”，当时帮我搬行李的学长驻足笑道，“等明年四月你再来，保管被满树琼英晃得移不开眼。”自那天起，图书馆古籍库里泛黄的《离骚》便常夹着几片拾来的木兰叶，叶脉间蜿蜒的纹路里，藏着我对春天的所有期许。

此刻驻足树下，晨光正从东南方的教学楼顶斜斜漫过来。那些玉琢般的花朵仿佛自带光芒，六片花瓣自花托处次第舒展，外层略染新月的银白，内里透着羊脂玉的温润。忽然有风掠过枝头，几片花瓣打着旋儿飘落，像极了古人信笺上不慎抖落的玉屑。我伸手接住一片，薄如蝉翼的触感沁着晨露的微凉，竟与去年深秋拾到的枯叶有着相似的弧度。

午后最爱坐在篮球场西侧的长椅温书。木兰树的影子一寸寸漫过水泥地，时不时有花瓣飘进摊开的《飞鸟集》里，正巧落在“生如夏花”那句英文旁。远处球鞋摩擦地面的声响与近处蜜蜂的嗡鸣此起彼伏，某个恍惚的瞬间，会错觉那些穿梭花间的金褐色小精灵，正把阳光酿成琥珀色的蜜。最妙的当数骤雨初歇的黄昏，暮色将花瓣边缘镀上淡金，潮湿的空气里浮动某种介于檀香与冷梅之间的气息——后来植物学教授告诉我，这正是木兰科植物特有的芳香烃。

那个烟雨迷蒙的午后，我立在食堂屋檐下看雨打木兰。千万颗雨珠在花瓣上跳着踢踏舞，将莹白浸染成半透明的绡纱。忽然想起《楚辞》里“朝饮木兰之坠露兮”的句子，那些承载着露水的花朵在风雨中轻轻摇曳，却始终保持着优雅的弧度。枝头几朵半开的花苞像攥紧的小拳头，雨水顺着青玉般的萼片滑落，恍若时光从紧握的指缝间溜走。

如今我的笔记本里夹着不同时节收集的花叶标本。深秋的褐果裂开猩红种子，冬天的芽苞裹着银灰茸毛，早春的花瓣还沾着今晨的露水。有时夜归路过木兰树，会看见月光在花影间流淌，宛如谁把银河揉碎了洒在枝头。这让我想起植物

志上的记载：木兰是被子植物中最古老的类群之一，这些穿越白垩纪而来的花朵，此刻正在教学楼的玻璃幕墙上投下二十一世纪的剪影。

四月末的午后，我又看见新生拖着行李箱驻足树下。男孩踮脚想触碰最低的枝丫，发梢沾了片花瓣而不自知。我抱着厚重的专业书走过他们身畔，忽然听见某个清脆的声音在说：“学姐，

这花真美啊。”转身望去，木兰花正开得浩浩荡荡，像无数展翅的白鸽栖息在春天的臂弯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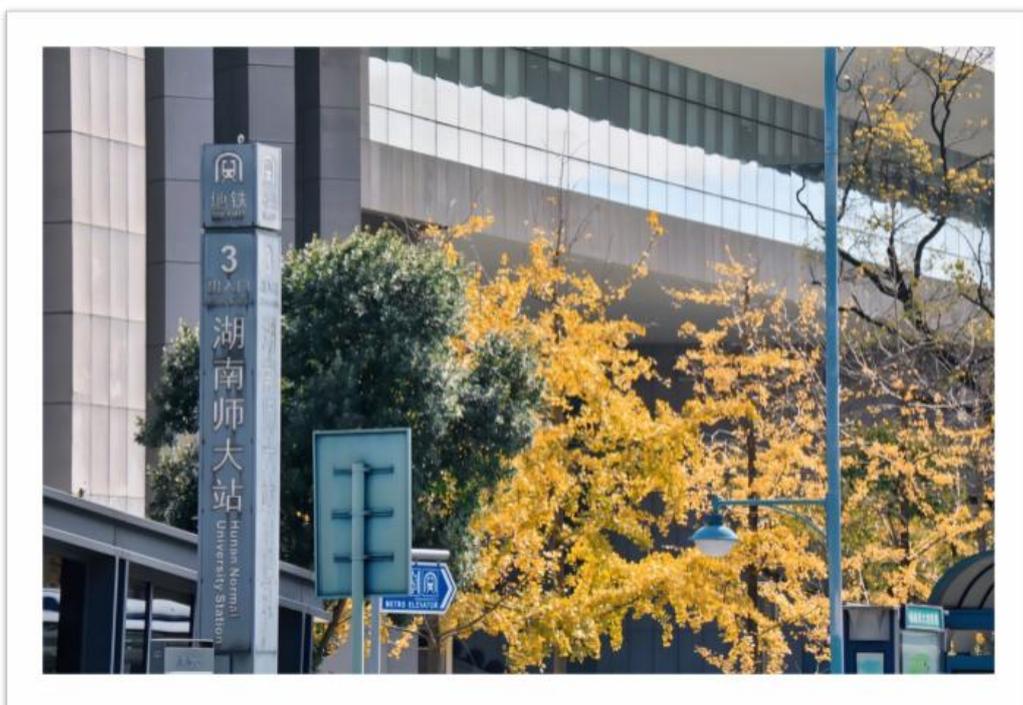
责编 陈婉心 徐文涛



QINGNIANBIANJIUBU

▶ 青年文学

HNNU YOUTH MEDIA



本版责编：青年编辑部

版式设计：视觉艺术部

本期 2 版 总第 8 期

2025 年 3 月 25 日 星期二

青 年 编 辑 部

QINGNIANBIANJI BU